





焦氏澹園集卷之一

勅 誥命

擬 諭朝覲官勅

蓋聞人君奉天子民必置之吏以保乂之朕託於  
億兆之上垂二十載崇德屏貪嘉與士大夫共臻  
斯路乃付託寡效澤不下宣吏肆民殘未見衰止  
朕甚憂之甚愧之夫朕望治深切而察吏者率取  
便文徼幸為姦其敝至朘削以厭交游之心而小  
民愁嘆置之不聞故彌縫之術售綜覈之道微交

長永  
振鐸  
請  
諸  
本

國  
印  
古



際之禮隆拊循之意薄民生寡遂職此之繇朕聞者洞燭茲弊司道庇姦長惡者旣黜譴之一二撫按貨賂流聞且寘之理矣今于來覲諸臣復命所司大加澄汰謂爾等能以勞勩最于審官特簡留之所爲久任責成藉以佐元元慰萌庶者有厚望焉其務盡滌敝習勵精自新以稱朕憂勞萬民至意異日者積功久次當有右遷朕不爾愛也書不云乎慎終如始終乃不困尚一乃心無替朕命欽哉

戶部尚書耿某贈太子少保謚恭簡誥命

制曰大臣輔世之功踰時而後顯人主勸賢之典沒世而猶施國有彝章朕不敢廢爾戶部尚書耿某性資端亮學識閎深持白簡以繩違範青衿而有造澄冰朗玉洞流略之精微大敦清鏞識典刑之髣髴急推賢獎善之誼懷憂國愛君之心頃思得人而襄天步之安乃由執法而畀地卿之任功成身退望彌重於具瞻憲老乞言政尚須於入告豈謂飾終之請在予求舊之時世咸悼其云亡朕



可徵於愍卹茲特贈爾太子少保謚恭簡錫之誥  
命於戲䟽恩進秩升華青禁之班節惠尊名加賚  
黃扁之襚庶幾精爽不昧歆承

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  
學士許某贈太保謚文穆誥命

制曰朕光宅萬邦式叙羣品必綜名器之用以篤  
始終之恩眷予舊臣特崇異數蓋國體之所寄匪  
耆俊而莫居爾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許某博大清明方嚴信厚儲英史

局納約經幃持文柄而俗爲還淳長賢關而士知  
率德直清著於南省水鏡名於左銓屬眇躬更化  
瑟之初以舊學踐宰衡之任朝端正色聿弘綏靖  
之功國本系心累效憂危之論凝重見廟堂之器  
公忠推社稷之臣彊健乞身廉退彌高於士類老  
成去國謀猷尚軫於朕懷倏易簣而長終悼賜環  
之無日爰加殊卹以飾全歸茲贈爾太保謚文穆  
錫之誥命於戲爵能馭貴穹階已極於三公謚以  
尊名令問丕延於百世卿靈不昧尚克歆承



焦氏澹園集卷之一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

策

廷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綱陳紀移風易俗一  
稟于禮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後體統正  
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國所以長久安寧有此具  
也當周之隆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分職  
率屬而萬國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術而  
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遺澤固在也何以陵夷



若是其興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歟至漢文時  
有以棄禮義捐廉耻長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  
舊禮明王制爲本務者宋嘉祐間有論審勢稱  
殷之先罰者有疏謹習比唐之季世者或謂西  
漢貴刑名而闕于禮文宋盛聲容而疏于法制  
然則諸臣之言果皆應古誼合時宜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諭侍臣  
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  
難遵禮守法爲難乃集爲禮制著爲定式頒律

令大誥于天下洋洋聖謨布在方策可得而  
揚厲歟朕以冲昧嗣守鴻業十有七年夙夜  
兢兢惟成憲舊章是監是率間者深詔儒臣  
進講禮經重輯會典使諸司有所遵守庶幾紹  
休聖緒以興太平乃世教寢衰物情滋玩習  
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將校豪右凌有司  
宗庶訐親藩屬吏傲官長陵替若此何以消其  
悖慢使就約束歟貪黷敗節奢侈踰制讒說殄  
行虛聲貿實詭異壞心術傾危亂國是澆漓若



此何以救其頽靡使還雅道歟今詔書數下申令既嚴而廉陛之間輦轂之下猶有壅闕不行者無乃禮教不修法度不飭歟抑風會日流而不返積習已成而難變歟將朕闡于大道無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極也茲欲禮達而分定法舉而令行綱維振肅習俗淳美以覲揚 聖祖之光烈而遠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爾多士其悉抒所蘊詳著于篇稱朕意焉母有所諱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經治之實政

然後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齊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實心然後其本立而有以妙轉移天下之機何謂實政飭制度明憲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懾日範於精明嚴密之規而清和咸理者是已何謂實心懲玩愒謹幾微使天下不約束而嚴不刑名而肅獨運於淵微宥密之妙而鼓舞莫測者是已實政厝於上則相維相制能創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軌也而我之治具既綢繆於禮與法之著實心孚於下則相漸



所賞齊 卷之二 三  
相靡身奉之又心安之始從之又終守之是潛喻  
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縮結於禮與法之先  
古帝王所以陶範一時舄奕千載端居黼扆而朝  
廷之上巍然體統之常尊高拱堂皇而禪海之遠  
蕩然教化之四達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  
之心而其具不備則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  
於經畫之無術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則雖  
欲國紀世風之振而卒病於幹旋之無機此治古  
而下化瑟罕調王綱絕紐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

有待于 今日也欽惟 皇帝陛下挺聖哲之英

姿纂 祖宗之庥烈 經筵臨御親賢講禮而匪

事乎文爲 齋閣箴銘養性收心而豫端乎軌則

百寮奉法四海嚮風蓋已收太阿於掌上鼓大冶

於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軼而駕之矣乃猶不自

滿假進臣等而策之於 廷諏以立綱陳紀移風

易俗之道隲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陵夷且欲挽

悖慢澆漓之習而明乎率作省成之術也臣愚何

足以及此雖然發憤畢誠圖策安危臣之願也敢



不披瀝以對臣觀人君之於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乎下也爲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也下之化於上也爲風俗則世之所爲漸摩成就之謂也乃紀綱之所繇立風俗之所繇熾必有具焉有禮則上下辨民志定而收天下清靜寧一之功有法則寇賊息姦宄寧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習有率作屢省爲禮法之本則禮嚴於無體法威於不怒而神天下潛移默化之機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紀法立而風化行繇此出也嘗稽成周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以三百六十屬而統之六卿以六卿而統之天子其和邦國者曰六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軍禮同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嘉禮親萬民無非肅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國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異無非凜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祗勤於德師聽五辭也必曰敬逆天命而又日



成攷日月要攷月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與事省成之說雖肇於有虞而惟周爲備矣故教化纏綿法度悉勅當其時兔置備干城之材游女勵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則在上可知也而何風俗有弗醇周禮可以寒省難之大夫明德可以折問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猶憚於委裘則盛時可知也而何紀綱有弗飭昔人論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以此具此本修也迨

及後世卽維持世道之具不能備舉而况其本乎故漢宋諸臣因時立論有不能槩同者賈誼以棄禮義捐廉恥而太息王吉以述舊禮明王制爲本務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而顧惓惓於禮也蘇洵論審勢則稱殷之先罰司馬光疏謹習則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禮文不可闕而顧惓惓於法也炎漢尚刑名而禮教多乖趙宋盛聲容而威刑或弛故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何也漢當列國離析之餘危疑震撼



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勢終衡決而難行宋承五季  
陵夷之後寡廉鮮恥而非馴擾之以禮其心終頑  
頓而難格然而治偏則補敝則救極重則反以彼  
創業之主審於時繼體之世闇於變卽諸臣陳見  
悃誠補苴罅漏亦託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風俗正  
紀綱而復覩成周之盛也必無冀矣我太祖高  
皇帝驅除元孽用夏變夷乾坤闢而載正日月滌  
而重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政紀與  
關石而俱垂經緯禮文媿典則而俱茂又何其醇

且備也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上下安  
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故集爲禮制  
頒爲定式與夫律令大誥諸書其所以示  
一朝之型範開億萬載之太平者至矣暨我皇  
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唯成憲舊章是遵是式  
故宮闈有貫魚之序藩輔絕剪桐之嬉憂旱災  
則躬步禱之儀敬大臣則隆召對之典其修禮也  
卽天澤之辨不秩於此也凌肆雖貴近必斥權橫  
雖身後必誅馬湖蠻莫之覈不以功掩夙沙監貂



之黜不以昵釋其修法也卽雷霆之威不赫於此也固宜治化紹休 祖烈趾美周南易易耳何世教寢衰物情滋玩於習尚不無少敝焉者故春秋之法貴理賤尊統卑所以肅紀綱也乃令長分符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闔帥建牙而悍卒得以譁於伍以宗庶而訐親藩以屬吏而傲官長則凌替甚矣而何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有周之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所以正風俗也今貪黷與汰侈齊彰讒說與虛聲竝肆尚權譎者以危言搖國是標奇詭

者以左道壞人心則澆漓甚矣而何以弘風行草偃之化故德雖覆六合而廉陛之間或壅而不盡究威雖聳四裔而 輦轂之下或亢而不盡行誠有如 聖制所言者茲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約束挽其頽靡而還之雅道非有他也臣願 陛下於實政加之意而已何則禮教之不修非可易復也臣以爲行之莫要於倡夫貪婪邪侈至亾行也彼乃甘心無悔者誠見夫鴟張之得志而惴惴者之無以自完也故機巧者珪組立升真詬者夤緣自



免至恬澹拙訥之人且退而不敢脅息則何行之能修雖然不盡爾也其特立獨行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實卽一舉而風厲之世方輕恬澹也我則必重世方賤拙訥也我則必貴如李牧之立標命射人無不赴者則孰不回心嚮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謂修禮教之實政也法度之不飭非可易振也臣以爲行之莫先於斷夫犯分冒上至亾等也彼乃肆行無忌者誠見夫恣睢之幸免而檢押者之無以自異也故辱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將領則

奪將領之符至瞋目語難之人且任而不敢誰何則奚憚而不爲雖然不盡爾也其裂眦首亂者不過十數人焉廉其實卽一舉而大創之攘臂干行則渠魁在所必僂訛言動衆則兩觀在所必誅如董闕于之論高山深塹馬牛不入者則孰不搏心揖志以奉上令乎此所謂飭法度之實政也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有重關出有鳴佩寢有絰結而後修潔之行成焉造父之馭馬也齊輯於轡銜正度於胸臆執節於掌握而後調良焉禮教者士人



之絳結而法度者稗民之轡銜也是可不行之以  
實也哉雖然臣猶有進焉語有之君行意臣行事  
蓋禮教之不修則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飭則飭之  
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規恢綜覈  
之務率於修禮明法之先而省於教成法行之後  
則臣所謂實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願 陛下  
加勉焉蓋講戴記修 會典此禮之文也誠因此  
而務實以興之玩好可以悅心曰得無為禮之妨  
乎美麗可以適志曰得無為禮之蠹乎法行戚畹

而沁水之田園必裁威始貂璫而斜封之恩澤必  
節雖禮法未備而虛已竦神悅而承流者翕如矣  
回風會挽積習此下之事也誠因此而務實以省  
之 晝接不可勸矣而章疏之出入必稽 日講  
不可曠矣而典制之廢興必覈誅姦欺則不使有  
漏網之疎釋寃抑則不使遺覆盆之照將禮法具  
舉而奔走服從聞命恐後者廩廩矣蓋禮法之維  
天下也是耳目形體之相攝屬也而率作省成則  
精神以紐載之淪浹之者也譬首有所向足不煩



諭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實之感人何以異此故臣始終以實之一言爲 陛下告蓋非能爲新奇可喜之論而自效其區區之芹曝如此伏望 陛下矜其愚不錄其罪而 垂神采納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謹對

焦氏澹園集卷之二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

疏

因旱修省陳言時政疏

臣聞漢臣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夫人之相與猶難以虛文相誑惑上天明命至爲顯赫今以稜祥示其譴怒乃所爲消弭而挽回之者僅僅取具文而止欲以動天意來嘉祥不可得也臣不揣固陋爲 陛下陳其崖略試垂聽焉夫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而人君一身耳目弗逮精神難給乃



多其官聯以翼之猶奴耕婢織各致其力以成家  
一耳奴不耕婢不織見謂失職至民不聊生未有  
執其咎者如此則小大臣工取主上爵祿各饜其  
欲以去而民怨於下天怒於上獨委其責於君也  
豈不悖哉昔人論旱有三驕陽肆兇民或病飢爲  
天旱德涸仁枯烝爲亢癘爲國旱邦燬其政吏賊  
其行人心焦勞靡所逃死爲人旱臣以爲天旱者  
人爲可轉也國旱者君德可沃也人旱者政修可  
解也往歲東南赤旱萬里 陛下不難大蠲以惠

之又特遣近臣董賑事不謂非曠恩矣臣時訊鄉  
人之來者未聞閭閻小民受朝廷涓滴之賜也詔  
條兩稅旣在蠲除之數而有司敲朴無日不聞夫  
以救死扶傷之餘旦夕不保而并征其數年之積  
逋抑何忍也以彼其人豈不知詔旨當重民瘼難  
堪而顧出此者則以上之殿最勸懲不在此耳狼  
貪狙擊巧市聲名卽殃民無斥實心強項違迂時  
好卽愛民無進故貪黷者雄飛廉直者頽首矣豈  
唯不能惠民是教廉爲貪化仁爲暴之術也故臣



以爲守令監司之失職未有甚于此時也顧其擇守令在銓部而激揚之在按臣銓部按臣其平日非盡無憂民心也至其銓授舉劾往往以供請謁愛憎之用此於設官之初意不大刺謬乎守令雖多而銓部按臣不過數十人而已 陛下精擇冢宰總憲而冢宰擇司屬總憲擇屬御史宜無難者乃民食困乏老羸轉死異命日布解澤不流至於旱災盜賊焚然四起曾不思一大創而改圖之臣不知其解也書曰僭恒暘若政多僭差則言不從

下不正陽無以制上勞而下憂臣初濫仕籍覩儕輩分符而去其講求者非興除之實事而交際問餽之文也其欣豔者非惠利之實功而趨承規避之巧也士習剝敝徇爲故常近一二發憤糾摘者乃不言貪者之罪而議摘者之苛覩摘者如背芒護貪人如懷璧衆口一詞牢不可破則公論之不明至此極矣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而好惡在理財與用人財積於上而不流吏蠹於下而不去皆足以醞釀民怨上干



天和故臣願 陛下加之意焉語曰君門遠於萬里臣嘗以爲妄乃今知之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乃人臣累百日而不得階咫尺奉清光則君門萬里殆非虛語陛下高拱法宮喜怒恣意鞭笞鮮節而股肱大臣不與之朝夕握手討論時務欲以風厲諸司剪除敝習此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成湯六事自讓宣王側身修政古之憂旱者臣未暇遠引卽 陛下曩歲步禱郊壇精神一奮而群臣竦意承流甘霖立應天人上下捷於影響豈於今獨不然乎伏願陛下垂意至寧必以身始勤政事親股肱平好惡擇大吏然後守令得人民生鬯遂而天心有不格上理有不臻無是理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 陛下財擇

恭請 元子出閣講學疏

臣聞古帝王之於太子也皆以蚤諭教爲急蓋御殿閣近書冊雖親接非久節目若細而寔有繫於宗社萬世之謀不可忽也頃大小臣寮累請建儲



定國家根本之計繫宇內之心章無慮百上皇  
上抑而未允無非以朝廷巨典務存慎重非有他  
也顧元子龍德尚韜麟姿日茂出閣講學今適  
其時禮庶人之子八歲就外傳以彼編戶之家箕  
裘幾何然父之于子愛深慮切必乘其良心淳固  
情實未生俾就近正人相切劘於仁孝之道恐一  
失時後悔無及况皇上之愛元子者何如  
元子繫於天下萬世者何如天下四海仰望元  
子者何如可令其就學之日出凡庶後哉雖睿哲

岐嶷天性邁衆乃講讀之儀久而未備侍從之人  
虛而未擇殆非所以別主器之尊答元元之望也  
或謂未冊立而出講於禮不應臣請有以曉之夫  
儲貳貴早定又貴豫養皇上嘗諭立子以長  
祖宗家法朕敢不遵是冊立雖遲聖心自定獨  
豫養之道當及時修舉不可緩耳成祖元年有  
司請立儲宮勅曰姑緩之欲正元良宜豫成其學  
問卽選博聞道術之士如黃淮楊士奇等充宮寮  
仍賜聖學心法一書又賜務本之訓聖慮孳孳



輔養備至 穆廟在藩雖青宮未闢而絳幄時開  
講讀官寮鱗次而進此尤 皇上所熟知也仰惟  
皇上聰明特達動法 祖宗臣愚謂宜乘春和  
勅諭禮官請 元子於文華殿擇日開講自此  
問安視膳昕夕嗣舉可以慰 皇上樂育之懷益  
一虛明之初習與智長可以時元子養正之功益  
二羣寮濟濟望清光樂盛美可以杜天下猜疑之  
端益三臣愚犬馬之誠爲 皇上計無亟於此伏  
望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恭 進圖解以仰裨 諭教疏

臣蒙 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曆二十二年恭遇

皇長子出閣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  
學術空踈靡所補益頃 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  
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時而日所講讀止尚  
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饒於天授而覩記猶爲未廣  
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伏覩 太祖高皇帝  
諭教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  
義諸編三書並授著爲成規已又選秀才張宗濬



等陳說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事及民間疾苦稼穡艱難之類爲法甚悉卽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爲聖功圖以獻於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爲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候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 成憲竊比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誠者稍加訓釋并繪爲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 乙覽夫以輔臣輪侍觀劇旣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臣之區區能爲有無獨念 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

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輒抒一得之愚稍爲緝熙之助如蒙 皇上不棄菲葑謂爲可采特勅 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爲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補臣愚冒昧上言不任惶悚緣係恭進圖解以仰裨諭教事理謹題請 旨

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

昨聞科臣項應祥曹大成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冒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



容默默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  
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順  
天府臣以考官請 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  
全天叙主之而臣副焉識者謂作姦者既投之無  
隙當事者亦藉以自明都城喧傳以爲 聖明舉  
動出于尋常萬萬也不料忌者兢兢虎視協謀傾  
臣故命下之日卽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  
臣恃 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撫拾  
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咸

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  
用陪必可豫擬而 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  
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  
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  
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 祖宗以來  
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  
職也今諸卷具在 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  
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  
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



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棻皆正考全天叙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叙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品閱蕃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拔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咸乃摘其數言而遽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爲

證據乎崇業與蕃同寓虎丘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候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蓋場中閱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能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非公平意主



羅織行路知之矣况臣等自承 命以至入簾僅隔一夕迅雷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遽貢緣於臣等臣等能遽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叙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猶有言焉臣於壬辰奉 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之後臣始借居今房又非臣所買也一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方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

而免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咸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温古之篡逆亂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咸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爲言者汗鱗至此其塵點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于茲甘伏斧鑕至于臣行不足以服衆事必待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



塞忌者之意卽栖遲林壑歌詠太平未必非臣之福也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

焦氏澹園集卷之四

論

原學

夫學何爲者也所以復其性也人之爲性無舜跖無古今一也而奚事乎學以復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學則不能有諸已故明也而妄以爲昏也足也而妄以爲歉也於是美惡橫生而情見立焉情立而性真始牾故性不能以無情情不能以無妄妄不能以無學學也者冥其妄以歸於無



妄者也無妄而性斯復矣蓋嘗論之情猶子焉性則其母也情猶枝焉性則其根也世之焚焚者豈顧欲離母逐子撥其根而培其枝哉冥冥之中無獨見生生之外無朝徹於是寶康瓠爲周鼎視珠貝如瓦礫其流有四離性則一故有清虛之學焉有義理之學焉有名節之學焉詞章之學焉其蔽也日疲於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此豈學之罪哉知學而不知其所以學故耳或曰無思也無爲也易言性也而學則思與爲不能廢矣以其思爲而求

夫無思無爲將無之越而北其轅耶曰性無思爲而非思爲不能致之蓋思爲者有也而所思所爲者無也故求之思爲之表以入乎無思無爲之域而後至焉至此則灑埽爲精義日用皆天德不捨枝而得根不離子而見母清虛學也義理學也名節詞章亦學也無所往而不爲性故無所往而不爲學也而又何不足與明之有苟蕩心於俗學汨欲於俗思而不知復性於初豈獨名節爲逐物詞章爲溺心清虛增其桎梏義理益其蓋纏爲力彌



多收效彌寡則其所繇學者異也或又曰古之言  
學者至傳說孔子而詳皆未言復性爲的也乃諄  
諄然以此命學不已固乎應之曰傳言終始典于  
學孔言學而時習之未及性也不知惟性故學可  
終習可時自非然者力於始必替於終習於此必  
輟於彼惡能時又惡能悅世言學之當急而問其  
所以爲學則茫然無入亦不求所以入是不知穿  
井所以通泉習射所以中的也無泉則無所穿無  
的則無所射而世皆忘其泉的之本然徒矜穿射  
之末功此以塵飯塗羹戲而無意於求飽者也則  
無爲貴學矣

### 論史

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  
其任不可以語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無將  
何以稟令得人而不專其任如將中制何以成功  
蘇子謂史之權與天與君竝誠重之也漢時號曰  
太史令郡國計吏上計太史然後以其副上之丞  
相御史而又父子世其官或有欲書而不得書者



則父子爭死其職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當世之大人顯者勢力烜赫或可逭於王誅而卒莫逃於史筆及其里巷山澤處士貞女抱德不耀者又歲有采風之使以貢於天子是以太史所書謂之實錄自二史虛員起居關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風俗於郡縣討沿革於臺閣著作無主條章靡立人自以爲荀袁家自以爲政駿矣而又置監修者以總之欲紀一事載一言必行關白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宗尚書者

曰宜多隱惡甚者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致使閣筆含毫狐疑相仗劉知幾謂之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蓋歎之也夫馬記班書冠絕後世然而左國世本楚漢春秋與夫漢著記大年記向歆楊雄班彪之纂著固有以爲之地也乃近世所按以詮次者臺省之章疏與夫縉紳之志狀而已夫忠臣義士感時抗論匡主犯顏其中崇論宏議不謂無之而任情附會輕搖筆端者其徒寔繁也古之志銘唯述其生死時日以防陵谷之遷



變而後世子孫稍有貲力妄爲刻畫蓋無不銘之  
祖父亦無不美之墓銘是兩者不煩齒頰而知其  
無當矣乃連篇而存累牘以附至 聖天子之密  
勿宸猷賢公卿之造膝秘議或逸而不傳或傳而  
不著忠直之士遭讒被譏屈抑而不得顯遐州僻  
壤孝子貞女食貧而不獲達又何以抽揚小善察  
納邇言以備一代之信史乎蓋古之國史皆出一  
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  
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

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  
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手顧茂  
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  
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  
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卽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  
非遴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  
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  
知奚以舉其職哉嗟夫史之廢久矣改絃易轍則  
疑於紛更循途守轍則疑於膠固野史家乘則疑



於越俎甲是乙非則疑於聚訟故議史於今日難之難者也必不得已章奏采矣而又參之時論志銘收矣而又覈之鄉評館局開矣而又總之一家則僞不勝真同可爲證權不他移事有所統然後道法與事詞並茂刊削與銓配兼行雖未必進之作作者庶可以備采來茲矣

大器猶規矩準繩論

君子非用世之貴而能自治其身者之難何者自治其身乃其所以用世者也伊呂起隴畝之中定

商周之業非不穎世倬羣流光遐紀矣然尹非幣聘之勤望微後車之載卽終於莘野之農棘津之莘有弗顧者彼誠知身爲本用爲末而以末易本固其所不屑也譬之規矩準繩然方員平直先在我矣而物之爲方員平直者自不能外焉非大器疇能當之管仲者蓋量其才之可用與夫世之必用而不勝其沾沾自喜之心以亟於一試故棄故事讐不以爲耻三戰三北不以爲浣脫纍囚之車賡邪許之曲不以爲辱以彼定霸匡時之術操之



有素而又際銳治之君故隱忍而就於此此君子  
之所謂小也觀其因敗爲功扶寢微之周邊方張  
之楚功高列國而名顯諸侯亦庶幾略酬其志矣  
三歸反坫鏤簋朱紘豈不知非褫身之律令哉以  
謂吾事驕淫之主而不爲之分其過是形之也吾  
不形人之過而後可以濟已之功彼且無町畦吾  
與之無町畦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期達  
之入於無疵而已此其術非不妙事非不偉也而  
仲尼目其小器者謂夫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於

人而或喪之已焉耳嗟夫古之大人道雖絲棼行  
則綦布理雖龍變事則鳳舉此豈爲區區法度所  
束縛哉性分融則功皆命表事也道機徹則名皆  
身外物也故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蛇我  
無心而定大業者歸焉矣何也規矩準繩人成之  
也人自成之而反求方員於規矩平直於準繩者  
以其無私也儻其身之不方不員不平不直矣而  
苟以幾幸於人廉於克已而工於課物此必無冀  
矣故昔人惟飭躬繕性之爲亟而經世之務且以



爲土苴且以爲浮雲非薄之也其一於自治乃治人之精者也繇斯以談伊呂者道在而功隨古之博大天民哉上也管子者時不必商周主不必湯武不羞小節而以竟功名於天下次也用有大小而中於器一也乃若上不足以全道下不足以濟時徒抱夫無用之芻狗以覬覦於一中及其無濟則又曰時之不能盡我也此則不足謂之器矣而又何小大之校云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人之際至難言矣蓋天非蒼蒼之謂乃萬物之總名也故謂志帥氣則可謂氣之勝志則不可謂人感天則可謂天之勝人則不可何者以氣志天人非二物也夫志氣之分古無其說而昉於孟氏嘗繹而思之持其志無暴其氣固也而所以能無暴者誰乎蹶者趨者固氣也而所以爲蹶若趨者誰乎儻不索諸感召之原而謂氣志天人理相交勝是氣之休咎人不能常主天乃以其積氣之偏雜出而與吾角也豈理也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記曰人者大地之心也夫天也而視聽自民是天待命於人而非以命人也人也而爲天地之心是人主持乎天而非待主於天也何者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之所在日可回月可捫水可蹈石可遊龍可下馬可角故燕臣拊標而霜飛秦女籲號而風振天固無如匹夫匹婦何況聖人乎聖人者權足以樞萬化政足以柄四時言脫於口而和可以翔海甸意動於心而精可以通鬼神行成於身而效可以格象緯是故

其始也嘉祥災青聽之乎我其旣也彌綸調燮藉之乎我其終也宇宙造化生之乎我蓋人於天若通呼吸若鼓宮商叩靡不鳴求靡不應乃執其常以爲志動氣人勝天當其變以爲氣動志天勝人亦過爲剖析而不達於天人之理矣豈知人者天之志天者人之氣志卽氣氣卽志人卽天天卽人惡有兩相亢而相勝如敵國者然之謂哉曰此以論於盛世之理也乃叔季之代災沴橫生人不自主安得不舉而歸之天曰殆非也人志正天以其



善氣應之人志佚天以其戾氣應之無非志者由是有驕陽亢旱以應其紆結間阻恩不下逮之象由是有淒風苦雨以應其冤抑無聊情不上通之象由是有彗孛飛流山鳴地震以應其偏頗窮極政多疵癘之象是何也則在上者人不修而志多爽也然則堯湯之水旱何繇乎曰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有不必於德者是驕之而速之敗耳驕佚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有不必於暴者是警之而相之與耳知此則堯之潦甘霖也湯之

魃温煦也大戊之桑穀螟莢也高宗之雉雊儀鳳也宋景之熒惑景星也非獨不爲治累而且爲德資則我之志常定耳不然是聖人者亦隨時俛仰世隆則隆世污則污惟天之從而居然一贅旒耳又奚貴聖人也哉自此義不明人主始得以自道其責至于災變踵見猶然秦越視之慮不勤于旱溢顏不顰于孤惇而壹意于厭縱之求故旨酒宴遊馳騁戲豫志非不適也詭詞諛語俯眉承睫志非不順也佳冶柔曼席子恩志又非不暱也卒



之敗德日滋天心厭棄

之運猶江河之下而

不可復返人寔爲之天曷故焉洪範之言庶徵也  
其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  
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  
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蓋休與咎在人而天不  
過爲之徵耳天固未嘗爲休咎也至此然後知中  
和位育皆吾度內而人主之責毫髮不可自委已  
然而亦有難致詰者宋之五石六鷁可爲異矣而  
內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生魏王基筮于管輅輅  
曰君家有三怪而無凶兆非所憂也基之家卒無  
患夫由管輅之言而知家不可以變怪論也由叔  
興之言而知國不可以災祥論也然則君子亦道  
其常而已矣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議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徧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織悉備具而除盜賊卽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衆民窮財盡姦宄易生蓋天

勢往往如此昔人謂



聖王之民不餒治平之

盜此篤論也今上

統馭方內義震仁懷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稜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群不逞之徒鈎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荒弭盜皆今急務而備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侍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

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笈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旣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悝之平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平穀賤則增價以糴



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責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興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閉糶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

救荒而非所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罽氊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襪襖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辦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況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焚焚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



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叵測吾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效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歿且畔也屑屑焉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若曰此業已耳熟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國計議

臣聞善爲國者常欲使財勝事而不使事勝財財車馬也事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必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潰馳峻坂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詘矣而齎用不足平居無事猶難自贍事變之生復不可測是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也昔



人云非力本農無以足國非崇儉樸無以化人臣  
竊妄論今之當議者有四當節者亦有四輒畫一  
以獻冀稍爲苴補一曰議墾田昔商鞅計秦地廣  
人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力耕於內而  
使秦人以應敵遂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  
侯今東南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西北彌望皆爲  
曠土蘇軾所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  
餘之外其不均甚矣世如趙過張全義豈無其人  
誠求而勞來督責之草萊盡闢遊惰有歸近不廢

可耕之田遠可蠲難繼之餉居可爲役出可爲兵  
而使之窮苦憔悴無業自立至生齒繁衍之地肩  
摩袂錯摘抉遺利地之生育有盡而民之鋤耨無  
已敝且陰陽動傷風俗巧僞相率而爲盜所謂二  
者皆病也臣以爲移南人以實北地去狹而就廣  
田墾稅增實富國振人之要二曰議關稅國初有  
商權無船鈔宣德中設鈔關者七又有都稅有宣  
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稅有本色有折色本色鈔  
歸內庫折色銀歸太倉其大凡也內廷賚予之需



取給別孔此獨資歲時鈔賞而已鈔法久廢雖  
朝廷時以充賜無裨實事又主者哀歲入金錢易  
鈔以進此以有用博無用也 祖宗朝曾屢改折  
色以助邊需事例具在今儲侍殫竭臣以爲宜從  
其例盡解折色歸之太倉便三曰議贖鍰 國朝  
諸司舊有贖鍰法古束矢鈞金之義以備荒賑後  
經用漸虧法取一切乃令撫巡檢括解部顧解者  
什三留者什七第充囊橐之入若問餽之資而已  
近旱荒半於海內乃捐贖賑飢者何寥寥也蓋士

習大壞知營身家不知有民瘼知急交遊不知有  
吏職稍自好者以寵賂公行勢難獨立有相隨而  
靡耳臣欲申明萬曆八年之令撫巡互相勾考務  
見諸司聽斷幾何入贖幾何支消幾何餘悉佐太  
倉之急一不得以脂膏潤屋一不得以帑藏市恩  
漏者聽人察舉必法毋貸庶官邪可清而國亦少  
得其助四曰議內供國初金花銀歲額百萬原供  
南都武臣俸入各邊緩急間取足焉後從南改入  
內帑自俸給之外金錢粟帛茶蠟之類半需 御



用蓋通融舒縮期於濟國而止非獨爲內設也比復益買辦二十萬金此因事而增事辦則止尤不可以爲常者今公私兩貧無復厝手唯 皇上沛然盡捐之外庶幾少濟而猶然封殖如故豈 皇上以內帑之財爲我之財而外廷之用非我之用乎炎漢少府水衡金錢宋朝藏奉宸諸庫名雖積貯寔備非常軍興賞賚則發之災荒賑給則發之三司用殫則發之明道中有司以用不足告仁宗曰國家禁錢無分內外蓋以助經費也 皇上聰

明特達豈後仁宗誠卽其言思之盡出私藏不以自奉一復國初之舊至買辦名目斷自今始不得復進豈獨理財亦可昭德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夫不窮財之所歸第浚財之所出與水實漏卮何異况水旱頻仍上下交困非痛自檢節卽選桑孔之儔授之握筭無能爲籌矣夫內有供需外有祿廩遠有日肆而不肯抑之驕虜近有日益而不可已之宗藩固也顧遊賞燕樂貴戚近幸無名之予不經之費獨不可減乎工匠厨庫旗校勇力名



存實亡虛糜廩獨不可覈乎曩金陵蘓杭間有  
織造今靡歲不供而又益以澤潞之機杼不可輟  
其役乎歲賚羌胡如奉驕子督撫諸臣猶請增給  
日引月長虧國計啓戎心不可示以節乎臣觀統  
綺之子尋常歛散略不厝意及朋儔臧獲蠹蝕殆  
半一旦覺寤猶能苟完則世無不可理之家故也  
衛文公當小國窘急之秋布衣帛冠振厲洗滌卒  
克有立方中之詩至今美之以 皇上全盛之天  
下奮然有起敝維新之志其不轉匱爲贏易弱以  
強無是理也惟加意裁察

修史條陳四事議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  
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紀 景帝位  
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  
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  
史不可滅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  
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  
懿 熙 仁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于 高廟本



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  
議至 睿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  
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  
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  
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  
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  
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  
跼蹐亦書寒族雖夷鱗並詘何以闡明公道昭示

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  
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  
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  
人幸逃斧鉞史稱檮杌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  
不必以人爲斷二也 累朝實錄稟于總裁苟非  
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哀于肅愍爲迎  
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寔繁難以  
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旣多公論  
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  
拘一塗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  
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于纂修  
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  
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  
人難于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  
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  
外決當謝絕勿啓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  
寫今始事之日方緡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  
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  
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  
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  
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  
有無因而作者卽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  
以稱 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  
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藉令班馬名流何以  
藉手攷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



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于是  
爲備國初 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  
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  
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  
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  
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  
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  
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  
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爲提學  
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  
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 聖世文明之  
化未必無補

焦氏澹園集卷之五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考 解 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  
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  
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  
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  
始太和而唐若宋益棼棼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  
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至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

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禴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



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  
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 聖祖以神武肇四海  
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爲憂及覽  
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  
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  
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 聖心者故爲分爲  
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 世宗  
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  
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

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  
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群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  
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 皇穹  
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  
郊北稍南爲 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  
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  
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  
郊禮露祭於壇奉 高皇帝配歲首仍祀 上帝  
大祀殿用以祈穀至 大饗殿舉於季秋儼古明



所賞齊 卷之六 三  
堂而奉 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  
爲備且當而 聖心所未究且亶亶乎不盡復三  
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  
詩書周禮皆不爲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  
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甚少  
歲間行之而不以爲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  
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  
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  
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

愚以爲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  
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  
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  
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  
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  
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  
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  
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  
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爲父母



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洊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上心非秉禮之

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旣鑿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



則憂彌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懣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旣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雖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

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於流遡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通其礙日感日應而汎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



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殺性真也故繇惻隱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辭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卽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奚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群情盡亾曰心盡心盡而學之能事畢矣是道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亾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爲罪人耳矣

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爲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爲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



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業差之必求稱之材適士也而冒爲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冒爲卿必顛譬若以儋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况夫舉無之焉而以據高位者乎惡得不廩廩哉古者於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子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是挈鉞小夫皆可擔爵析圭以恣睢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仁不足爲君子獨義不足爲君子而君子也者又第以其號而已則夫衣緼食蔬槁於巖些者吾未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爲時規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焦氏澹園集卷之七

策問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二三大臣而已孟子  
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  
乃恒言以社稷臣爲重何也漢人態臣篡臣功臣  
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  
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  
漢武帝目汲黯爲社稷臣而驅策羣材謂爲各當  
乃樞機之地令石慶劉屈氂者得廁於其間何以



故也嗣是或決勝帷幄而比蕭何之功或感悟女  
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弭虜患或正色  
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  
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道  
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  
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  
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磋究之以觀求志達道之  
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強魏以武率奮秦以銳士

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  
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  
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  
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繇之則勝  
不繇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爲佐吳而強魏楚  
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  
固也而歐市人以戰者何以成井陘之捷悉更約  
束坑率長平固也而不按陣圖者何以卻金人之



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今需材方亟多士挾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評騭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下所存焉問滇南自漢土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迭作至我明威德丕冒黔寧潁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脊脊苦多事則

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用其豪杰而財賦足給軍國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杰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策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夫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



謂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  
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  
杜其妄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  
行之沴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  
以徵與周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  
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  
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  
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  
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如三五之季代  
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  
一一質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鷁之異而以  
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銜筆烏燕鬪而  
言無凶兆非所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  
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  
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凶荒洊臻  
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脩行弭災之道  
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盡言無諱  
主司者幸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來中外瓜分碁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渠於京師者有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者又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蓋僻郡窮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春夏霖雨輒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曠齊魯河南北廣袤平行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于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

土爲饒不則填淤嚙食靡所不害茲欲講其利病令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潛防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蹟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觀經濟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安非所以經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西漢名儒有欲說以厚利與盟於天并質其子者



夫賦斂行賂減於戰守之費指天自結不殊貞士之約而令邊城緩帶父老咽哺非便計乎胡以有遺議也自餘籌策紛紜自許石畫然或謂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最切乎且其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酋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也疇曩所定八議者尚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感守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犁

虜庭以雪羣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而受其敝歟今之西鎮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之功此何以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餉於內郡戰騎貿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



有黨也皆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其得失可臚列而品隲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爲比而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清唐行黨之實其俗敝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以佞文僨誼之實而被之以喬固膺滂之名其利甚羶其塗甚徑非毆世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也茲欲渙其羣而偕之大道佐蕩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廢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嘗盡其類殲焉登萊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權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主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遜跡其於摧強恤小幾無遺憾乃議者焚焚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篡人國衆未服得無慮



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爲邊鄙聳也封貢之典先朝屢以縻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識者謂醜夷欲藉封號讐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卽朝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荅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者有以爲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化者何以見其然也頃白焚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士至平帝召通知者駕封軺傳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張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爲銓擇也嗣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



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爲邊鄙聳也封貢之典先朝屢以縻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識者謂醜夷欲藉封號讐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卽朝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荅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者有以爲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化者何以見其然也頃白焚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士至平帝召通知者駕封軺傳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張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爲銓擇也嗣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



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茫然失對而輒以得終身之益何其易寤也夫聖言譬之海也唯其所取苟繡其輦輓而於身若治無裨焉與說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者以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上理者不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舜之用人圖治孳孳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或者謂君道勞于索人佚于使人似也乃議者又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息者有

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于無爲有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有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皆近乎有爲顧成敗頓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 皇上瑩精太平宵衣求

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而觀其自治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于古何當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至于廢墜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體不傷于煩苛此必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



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言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興讓則下不爭厚薄爭議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彼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騭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做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非也顧避誹謗而忘

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一官缺擇衆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騫進趣得無自此而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馬韓邴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選也攷二子爲人蓋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藉第令浮囂之習變長厚之道興凌跨之風微揖讓之路遂固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筴宜若易然若夫軍書



狎至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舍膽智無  
繇矣古謀臣策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卽近事  
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勅敵之當先或  
策寧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  
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撫臣上游  
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  
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  
出之卒以讐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  
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成事在膽而不

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天授  
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 聖明在  
御方內又寧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爲  
歎茲欲得應猝之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別白  
之願悉意以對卽多士之自獻而欲效者且執此  
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理性之說而置  
名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



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代而謂爲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爲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謂爾雅爲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耶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熒熒知其爲鼯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爲僂囊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爲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筮得老蠶枯桑知以蜀

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士有蘊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國之當厚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爲兵食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名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搬也何者爲長策



歟漕若河非兩事也第吏業分曹人挾其見微獨  
河鮮安流灌輸爲梗而捐不貲之財填無窮之壑  
所爲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  
者猶之醫然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  
國使天下枵然財詘力殫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  
標說也必也厚邊氓以還板升之衆興營田而省  
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濶於  
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含吐古今待時而動久矣  
其借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焦氏澹園集卷之八

銘贊

原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  
符萬形攸始橐籥人倫百工咸紀遊泳恬漠合體  
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  
寸爲鑪陶冶鉅曲誰持道筌以闕妙門坐令塵滓  
澆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真斯悟曾參以濯顏氏始  
庶一無能宰萬應長閒靜也如蟄運之若環莫知



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幾觀妙敬  
爲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鹿苑寺廢井中有高  
宗手勒銘并瓢印御書二篆字後歲餘復得其半  
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  
事多爲賦詠余贊之

其顯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頽垣廢井  
之間其離也似神劒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  
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  
瓦全者邪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  
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筆  
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自聖真寢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梯之則  
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  
心內融不足以續承前緒規模後進矣明興真儒  
代作學人人殊譬之川塗異而驅之咸可適國棖



棟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朗一灑  
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爲扣寂  
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爲窅言則餘干之質行  
可憑謂學爲局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爲寡用  
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  
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 真人御宇冀勸  
學爲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  
互設蓋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敬爲之贊以旌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塗其歸旣同曷論厥初矯矯河  
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璫柄國以正亦有餘干先民  
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爲倪顏  
瓢陋巷點瑟風雩脫略訓故知爲妙門不有新建  
孰開羣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  
轍悟超繫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爲先鞭靡白  
非玄卽事爲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  
管可闕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矧乃世名佛本無  
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肩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  
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巔慈悲普現衆目前誰其苦  
難相糾纏空山冥冥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雪之游登  
赤子於春臺之熙此士若民之所共推者也至其  
逍遙寵辱之外浮游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  
暉抑孰睹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頎盡美且慧其托者賈而衣則儒旣不欲  
語人於齏脯而又能樂志於溝池故覩其饒者疑  
爲洛下之筭而攷其行者知爲巖處之奇意者如  
江彪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溷跡於鴟夷也邪  
華中翰芝臺像贊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



被服之儼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未  
雕之璞而藻思之渤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  
於碧山不以爲詘而升天子之玉堂不見其伸此  
其爲人始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眉龐然舞雩而風蓋嘗涉  
稅圃以沿洄問大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搖者巖  
如斷山而若隱若現者擘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  
耳迨夫樓居靜默遊物之初也雖先生莫能自名  
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也耶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覩之內或  
爲言或爲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  
類總爲悟門歸義寺住持某公畫佛菩薩若干軸  
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刹衆卽彈指頃具  
多神變蓮毫吐照珠浦晨開月面澄華金雲夜敞  
如遊鹿苑還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  
佛夫範銅刺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



若觀貌之親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  
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生之言具矣輒抒愚管聊  
爲之讚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卽一法現多法三十二相度  
羣迷復現重重大樓閣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  
然無所動卽色與空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  
今深達真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廻向塵沙  
衆隨所見聞得解脫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凝之娶郭乘竿適市遺榮合  
志隱操兩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睦族婆娑  
林木疇其相之內德則足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  
然三載式是墓廬古今流聲粵弟若孝仰止家風  
是則是效

墨苑圖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  
丘遺其玄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壑五山

巨壑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鼇背擎  
之大地現前一念還真清淨本然

河圖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  
窮一焉常虛疇能演之載茗一車

洛書

洛有龜書易象所祖天苞欲開地符斯吐如棊斯  
布道乃有常君子則之立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實尸之厥維太極昭琴未  
鼓點瑟方希欲言靡從以問庖羲

恭默思道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惟默與恭契  
希夷列星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二室繙經

古佛道場崑峩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  
壁說法熾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曰友德用則共翊文明舍則相守以默

巽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成者以遍下國也熏兮其解愠者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黨所采曾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

烟紫雲霏微黼黻 皇猷日麗星輝

竹箭

於雉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君翰舒鉛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欣賞齋

卷之八





